

未熟的莊稼

悲劇二幕
洪荒著

新華書店出版

未熟的莊稼

兩幕悲劇

洪荒著

未熟的莊稼

曹
悲
劇

著者 洪 荒

出版者 新華書店

定價 每冊壹元五角

1943年8月——初版300冊

寫在幕前

「未熟的莊稼」一劇，是在「面向敵佔區」這一政治方向之下寫出來的。敵佔區人民充滿着魔鬼和地獄的恐怖生活，與敵人「以華制華」陰謀的更加險狡毒辣的「通俗化」，都從這劇裏攝影出來。這劇，打破了某些作者囿於狹隘經驗領域的傳統，開始步入大衆現實生活的反映，以客觀的深入研究，代替了主觀主義的想像。這是他的成功的地方。但缺點也還有。特別在語言技巧上，就未能做到雅俗共賞。同一時期，作者的其他劇作裏也顯然表現了這個缺點。這是需要努力搶前一步的。正如敵人還善於把政治陰謀和一切偽宣傳品都「通俗化」了，我們在這方面落後，是很可汗顏的。敵人能够做到的，應該是我們百倍的能够做到的。因為我們有黨真理這資本在手裏。還在「未熟的莊稼」的題材的本身上，不是已經明白表現了嗎？敵人的魔鬼花樣，玩得怎樣玄妙，怎樣技巧，然而中國人民不是

終竟在血泊裏覺悟起來了嗎？這就是我們的勝利。這種勝利，在政治上可以取得，自然在技巧上也可以取得的。

這劇，給人民大眾指出：團結就是最後戰勝的力量。指出：敵佔區同胞鬥爭的方向。這在今天，是更加有其一般的、無限的意義了。正當勝利來臨的前夕，破壞團結挑撥內戰的法西份子，却無恥的蠢動起來了。他們竟敢置民族存亡於不顧，拋棄團結，想來分裂了。他們做着將來「老子天下第一」的美夢，恰恰就忘了自己不過還是一個豬天根！這就告訴我們，敵佔區人民鬥爭的方向，同樣也正是我們全中國人民鬥爭的方向。在對敵的意味上說，全國人民的遭遇，還不是和敵佔區人民一樣嗎？「燃燒着奴隸的心，是永恒不息的！」少數法西份子不幹，不甘作奴隸的大眾是要幹的！我們希望今天現實舞台上蒙在彼裏的豬天根們，更早的有一天豬天根式的回頭！

汪精衛的傀儡班，不久以前也在唱出「內政自主」的新節目來了。他們的技巧，大抵不下於特務隊長王理的吧。這是很可注目的！然而換湯，當然不會換藥。「割莊稼」的實質，終竟還是「割莊稼」。今天不是鬼子正在親自動手了嗎？事情的發展，真相便暴露了。我們殷切希望敵佔區同胞和全國同胞，都再來看看這齣劇的第三幕——新的事實的一幕。同時看看這有些終竟不覺悟起來的豬天根們，和死心塌地的王理們，該怎麼辦？！

高洪鴻

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未熟的莊稼

鐵流

悲劇二幕

怒饒

燃燒着奴隸的心，
是永恒不息的。

——獻給被奴役的兄弟

故事發生於一九四一年的夏天，在山西中東部。

登場人物：

馬元山——三十餘歲，農民。

馬之妻——三十歲

馬之子——黑小，十二三歲。

馬妻之母——五十歲

馬大安——青年農民

董其昌——小學教員

敵人統治區的村長——四十歲（說話滔滔不斷的）

王理——偽特務隊長，三十多歲

褚天根——青年農民（馬妻之弟）

褚北海——老年人，褚家莊的代表。

村民——三小

村民——王娃

村民——人

偽特務隊員——二人

除村長，老人，小孩，女人外，其他的上場人物臂膀均鑲
有『自衛團』臂章。

第一幕

佈景：山面鄉村的土房子裏。中央稍偏左，有通出入的門。左
邊擺下一張桌子。西邊放着一把椅子，一張凳子。桌上有
碗壺等什物。門右邊是土炕。壁上有一窗，可以望見院外
的樹木。

開幕時：馬元山之妻愁眉不展的坐在板凳上。

妻：（起來，走至門前，憂鬱地仰望天空）唉！……總是看不
見太陽！

（黑小從院外走至門前）

黑：媽，我肚子餓！

妻：（沒有理會他）……黑小，去找你爸爸回來！

黑：（努着嘴）我不，我肚子餓！

妻：（撫摸黑小的頭）肚子餓？……家裏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黑：（要哭似地）我不，我肚子餓呢！

妻：去，去找你爸爸回來。我做飯去。

黑：有米啦？（懷疑，稍頓，離開一兩步，頓了一下腳）我兩條腿拖不動！

妻：（呢喃地）昨天後晌喝了一點稀飯，到這會還說沒有吃的，唉！

黑：我餓哩！你聽見沒有？

妻：餓？家裏剩下來的一點點糧食，都給日本人搜去了，在日本人腳下過活的老百姓，真是連西北風也喝不上了！

黑：你把那樹皮麵饅頭給我吃吧！

妻：你昨天吃了樹皮饅頭，不是拉屎拉不出來麼？給你吃了，又會跟昨天一樣，害死我了！

黑：（坐在桌旁的凳上）肚子餓，肚子餓得咕通咕通地響……

妻：（遲疑半晌）唉！就給你吃吧，反正就是這樣活著的。（揭開碗蓋在桌上的饅頭給黑小）哪，吃吧！

黑：（接過饅頭，稍停半晌）……還去找爸爸麼？

妻：（沉思不語）……

黑：（見她不睬，停了一下）媽，你不是要到姥姥家去麼？

妻：想是想去一去，可是，……媽不放心你的爸爸！（向外仰望天空）你看，天又沒有太陽，恐怕會下雨回不來。

黑：媽，爸爸為什麼昨天夜裏罵我舅舅呢？

妻：你爸爸不高興。

黑：姥姥家的那個村來割咱們這裏的莊稼，還打咱們呢！

妻：（不願言語似地）黑小，你別說長問短了。……

（黑小默立半晌，就把饅頭吃起來）

（馬大安上場）

大：（在門外）元山！（進室，看見黑小）黑小，你爸爸呢？

黑妻：（不知道）
（哦，他五叔來了，坐坐吧！）

大：大嫂子，元山呢？

妻：還沒有回來哩，他五叔，褚家莊的不來割咱們村的莊稼了吧？

大：割是一定要割的，不過這時候還沒有動手就是了。

妻：（嘆了一口氣）唉！莊稼還沒有長成熟的，白白的又要割了去！

大：割莊稼，還把咱們村的抗日份子，當抗日軍的，全告訴日本人！

黑：昨天我叫我爸爸罵我舅舅，說他把我二叔也告給日本了！

妻：（立刻制止黑小）黑小，誰叫你說話？

黑：誰叫我說哩？爸爸告訴我，說我二叔是當抗日軍的！

妻：（恐慌地）黑小，你再說吧，每會聽黑狗聽見可不得了！

（黑小睜着畏懼的眼睛，走向外去，回來伸了一伸舌頭，往門外退場。）

大：唉！他媽媽的！日本人來欺負咱們，已經欺負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現在姓褚的也來插一手！

妻：褚家莊的也是不願意的。這樣對他們也沒有什麼好處。就是人家逼着不能不來是了。

大：唉，大嫂子，你別替他們說好話了。褚家的從來就與咱們作對；你就說從前爲了水溝的事情吧，跟咱們打了十幾年官司，後來他們打敗了；這肚子冤氣悶了好幾年。這回有日本來出頭，當然順手牽羊地來插上一手了！

妻：那是從前的事情，還會留到今天麼？不會的，不會的。

大：不會？那才見鬼呢！人家的心眼，記事可記得牢！

妻：（自語自嘆地）唉，日本來了，就沒有一天平安過，不是要就是搶，不是打就是殺！

大：都是受日本欺負的中國人，姓褚的就不應該借日本人的鼻子來出他的冤氣！

（黑小跑上場）

黑：媽，村長帶着黑狗王理到我家來了！

妻：（驚慌地）王理來了？
大：（驚慌地）到這裏來？

（村長與王理上場。王理穿着特務縣的服裝，後面跟着兩個特務隊員）

村：（進室時）元山！

（王理盯視馬大安）

妻：（恐慌地）哦，老爺，村長，他不在家。

王：（神氣地）那裏去？

妻：不知道。

王：（向馬大安）你在這裏商量什麼？你叫什麼名字？

大：我叫馬大安，沒有什麼，沒有事情跟黑小玩玩。

王：玩玩，你是自衛團麼？

大：是的。

王：（生硬地）那為什麼不去站崗，閒着沒事做，跟小孩子房
噉？

大：（不敢回答，低頭）……

王：（盯了大安半天，突然迸出一句話）滾你媽的蛋！

（馬大安走到門前，王強喝住他）

王：回來！

大：唔……（站住在門前）

王：（冷冷地）兩個人在一起鬍鬚，知道不知道是記性的？

大：不知道。

王：爲什麼不知道？

大：沒有聽說過。

王：（大聲）渾蛋！你們村長沒有告訴你什麼？

村：（就心地搶着說）哎喲，我的好大安呀，我怎麼沒有告訴你們呢？說過了，是你自家忘了，自家忘了！

王：（向特務隊員）把他捆起來！

兩個特務隊員：是！（走過來抓住大安）過來！

（妻驚慌無措）

黑：（驚哭起來）媽……

王：（嚴厲地叱喝黑小）你哭什麼？

妻：（抱着黑小）黑小，不要哭，不要哭……

王：（指大安向村長）他是不是個好人？

村：（驚慌的閃動了幾下眼睛）哎……隊長，他是個好人。就是記性太壞，他是個好人，就是記性太壞，容易把事情忘了——就說我那天叫他去……去……哦，對了，去找自衛團長來。我找自衛團長商量事情，他都忘了。（連說帶動地）去了半天都沒有找來。那天我是想跟自衛團長談談工作的……

王：（打斷村長的話）算了，沒完沒算的。（手組在胸前，停了一下，叱大安）滾你媽的蛋！

村：（喜）大安，快滾吧，隊長叫你滾蛋了！（要把大安推出

去)

兩個特務隊員：快滾你媽的蛋！（推打了大安一下）

（大安顛簸地趨出）

王：（勝利地）世界上就不應該生這樣的饑傢伙！

村：對了，隊長，他就是這樣的一個饑傢伙，可饑得利害呢，有一次，……他……

王：（截斷他的話）算了，別囉嗦了！（向妻）你的男人那裏去？

妻：他出去的時候，沒有告訴我到什麼地方去。

王：不知道那裏去。好，本來告訴你們婆媳們沒有用處的，不過告訴你也不要緊，聽着：大日本皇軍得到褚家莊褚天根的报告，說你男人的兄弟馬小山是參加匪軍的，當初你們瞞了皇軍不報，那是應該殺頭的！現在皇軍特別開恩，限你的男人在半個月裏面把他找回來，如果找不回來，那就要怪自己了，就要你的男人去担当——（斜視了一下眼，撇了一下嘴）聽清楚沒有，要不要再說一遍？

妻：隊長老爺，黑小他二叔，出去做生意六七年，從來沒寫過信回來。

王：（陰險地笑）哈哈！哈哈！吸嚕，吸嚕吸嚕，你這個婆媳把我當小孩子看哩？哈哈！

妻：（驚惶地）我說的都是真話，你不信問問村長好了可

村：這是你自家的事情，與我無關。不過我也可以說一說：黑小的二叔，就是馬元山的兄弟馬小山。從前在家的時候，是個頂好的青年小夥子，一句閑話都不多說，就是連旱煙也不吸，酒當然是不喝的，隊長。那一個人不稱讚他，都說小山是個好孩子……

王：（打斷他的話）你他祖宗的，囉嗦這樣多幹麼？就是要你來說書的麼？（敲了一下桌子）乾脆點，他的兄弟就是當抗日軍的（馬上糾正『抗日』二字）不，當匪軍的！

村：（害怕地）是是……是他們自己的事，我不說了，我不說了……

王：（怒叱村長）你他祖宗的，你這個村長是糊裏糊塗的，你是幹什麼的？

村：（害怕而裝出笑臉）我的嘴又厚又饅，不會說話，也說不好，更說不過人家。縣長，你老人家別生這樣大的氣，你自己跟她說好了，你自己跟她說好了。

王：（怒怒地盯了他一眼）你他祖宗的，真是個死人！（朝向馬之妻）我告訴你：（瞟了她一眼）我看你這個婆娘也是頂能說話的，可是你騙不了我。你的男人的兄弟是當匪軍的，是你的兄弟褚天根告訴皇軍的。事情就這樣簡單，十五天，要把他找回來，把這事情告訴你的漢子！

妻：不，縣長老爺，黑小他二叔真是好幾年沒有寫……

王：（嚴厲地打斷她的話）還說什麼呢？你以為這樣對我多說幾句話，我會覺得你的聲音好聽麼？漂亮麼？動人麼？嫵媚麼？快活麼？舒服麼？妙麼？美麼？好麼？香麼？甜麼？

妻：（屈辱而難堪地低着頭）——

王：（呆望馬妻半晌，惡笑）哼！吸！吸！（『吸！吸！』要提尖些）這一下倒算不錯。（拉歪了嘴，用淫惡的眼盯視半晌後，對村長說）走吧，跟娘兒們說話，算是能找開心，別的用處是沒有的！

（村長，兩特務縣員隨王理退場）

妻：（當王理走後，委曲地低頭哭泣）……

黑：媽，你怎麼啦？（妻抱着黑小）媽！（哭）

妻：（含悲忍淚，壓抑自己的感情）黑…黑小，不……不要哭
……（無聲地抽咽）

（舞台沉靜着。馬元山上場）

黑：（先看見他）爸爸！

馬：（見狀奇異地問）怎麼的，為什麼哭？

妻：（拉衣角拭淚）剛才村長領王理來過……

馬：來幹什麼？

妻：就是要你把二弟找回來。還說要……

馬：（像觸着他的創傷似地暴怒起來）行了，行了，不要說下去了，就是這一回事情。那全是你兄弟幹的好事！親戚，就做到今天吧。

妻：我想這樣事情不會是天根幹的。

馬：（緊接着問）你怎麼知道不是他幹的，誰告訴你，誰告訴你？

妻：因為我們是親戚，他是我的弟弟。

馬：是我們的親戚，是你的弟弟？哼，這樣的親戚真難得呢？

妻：無憑無據的，事情要問清楚才好。

馬：問清楚？只有王八才有這樣的脾氣！我馬元山從來不欺負人，可是有人來欺負我，就不行！給我眼睛還眼睛，給我牙齒還牙齒！

妻：黑小他爸！你不要這樣！

馬：（緊接說）怎麼？白白地受人家來欺負是麼？

妻：（淒切地）不，事情是真是假的，還不清楚。這樣的年頭，就是『打掉門牙都要往肚裏嚥』，打斷胳膊也得往袖裏藏

『你看不見這裏是誰的天下麼？』

馬：還有假戲？王理昨天對村長說，一口咬定是他說的。日本人就限我在十五天裏面把小山找回來，十五天半都不行。不然就要我去擔當，這還不夠實在。

妻：等我去問問我媽好麼？

馬：（忿恨地）行呵，你去了就不要回來，乾脆就回你姓褚的去吧！（坐在凳子上）……黑小，來！

黑：（炯着恐慌的眼光，慢慢走近）……

馬：黑小，你記着：以後你沒有舅舅，也沒有姥姥了！

黑：（要哭似地）我……我不……

馬：（睜眼）不，爸爸要不要？

黑：（恐慌地）我……（望望父母）

（妻感傷地站立着）

（妻之母上場）

黑：媽，姥姥來了。

妻：媽！（招呼母）你來了。

母：你們都在家，黑小的爸爸也在，我來的正好。

（馬元山並未招呼褚母，起來要往外走）

母：（呼喚住元山）黑小的爸爸，你默一會，我有話跟你說。

馬：（躊躇地，欲言不語地）……說吧。

母：（挨着凳子坐着）唉！老天爺啊！……黑小的爸爸，你坐下來！

馬：（站立不動）——我站你不能說話？

母：唉！不知道是哪個天殺的，把黑小二叔告給日本，把這沒良心的事情，說是我家天根幹的。這真是黑天黑地的冤枉呵！

馬：（回以鼻音）哼，別假惺惺的了，自己做了的事，自己知道。

母：（懇切而憂鬱地）不，真沒有，就是來割這裏的莊稼，也是出於無可奈何的。大鬼子二鬼子拿槍桿逼着做的，要腦袋，誰敢說個不字呢？

馬：這回姓褚的腦袋丟不了，不用操心，馬家替你們丟了，回去把枕頭墊得高高地睡好覺吧！

母：不，黑小的爸爸，褚家跟馬家沒有冤也沒有仇，怎麼會做出這樣沒有良心的事情呢？

馬：（苦笑）哼！良心給狗吃了。來割這裏的莊稼，還不心足，還要把我們馬家當抗日軍的，全向日本人透了氣。幹這樣不要臉的事情，簡直就是漢奸！

妻：（怕把事情鬧壞，勸她丈夫）他姥姥的話，都是良心話，禍從天上來，又有什麼法子呢？

馬：（緊接妻語）對，這個是你娘，那個是你兄弟，兄弟比丈夫親，好，回你褚家的去吧！

妻：（委曲地低着頭）……

母：（壓不住悲哀，聲音抖動着）黑小的爸爸，我是幾十歲的人了，活在這樣的世界也受罪，你要跟天根作對，你就先殺了我吧！

（大家無言無語地沉默了半晌，馬元退場）

妻：（慢慢走至門前看了一眼，）黑小，你去看看你爸爸到那裏去。

黑：噯，到街上去看？

母：黑小，你去看看吧！

黑：噯。（退場）

母：（長嘆一聲）唉！（默坐在凳子上，稍沉寂一回，望望門外天空）天老是陰着。總看不見太陽！

妻：媽！……（很像要說話，却未說出）

母：怎麼啦，孩子？

妻：（憂哀地）這幾天，不知道爲了什麼，我一天到晚直怕。頭上好像壓着一座山似的。

母：（淒楚地）唉！自從日本人逼着兩個村把畝稼割掉，我的心天天都在跳。一年所望着來養活的糧食，還未有長出穗子，就逼着我割你的，你割我的。鬧成自己人打自己人，唉！這樣不打死也得餓死了！

妻：（近乎埋怨地）說起來，褚家莊的人也應該好好的想一想。褚家的來割馬家的，今年這裏的人都不餓死麼？現在已沒有吃的了。天天吃的是糠，樹皮，馬家的命都纏在這些畝莊上面。你想想看，怎麼不打起來呢？

母：褚家的也不是沒有想到。日本人逼着，限三天不割掉，全村都要砍頭，誰敢不做呢。

妻：割莊稼已經不行了，接着又把從前參加隊伍的，做抗日工作的，都報告給日本人知道。大家都是中國人，怎麼這個樣呢？

母：咱村的人說：是馬家坪先向日本人透氣的。

妻：這裏的人說，是褚家先向日本人透氣的。

母：不是的，說是馬家坪把褚家的告訴日本，後來褚家莊有的人才供出馬坪的。

妻：這裏的說，是褚家莊先供出馬坪的，後來馬坪有幾個人人才供出褚家莊的。

母：天根說，他當天對地都敢說，他沒有把小黑二叔供出來。